

〔清〕韩邦庆著

海上花列传

高显光
点校

自 序

或谓六十四回不结而结，甚善。顾既曰全书矣，而简端又无序，毋乃阙与？

华也怜侬曰：是有说。昔冬心先生续集自序，多述其生平所遇前辈闻人品题赞美之语，仆将援斯例以为之，且推而广之。凡读吾书而有得于中者，必不能已于言。其言也，不徒品题赞美之语，爱我厚而教我多也。苟有以挾吾之疵，发吾之覆，振吾之贜，起吾之痾，虽至呵责唾骂，讪谤谈嘲，皆当录诸简端，以存吾书之真焉。敬告同人，毋阙金玉！

光绪甲午孟春，云间花也怜侬识于九天珠玉之楼。

目 录	
第 一 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 (1)
第 二 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信人吃酒枉相讥 …… (6)
第 三 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 …… (11)
第 四 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 (16)
第 五 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包住宅调头瞒旧好 …… (22)
第 六 回	养因鱼戏言徵善教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 (27)
第 七 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 (32)
第 八 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 (37)
第 九 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 (42)
第 十 回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 (47)
第 十 一 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齐举案联襟承厚待 …… (52)
第 十 二 回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 (57)
第 十 三 回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抬轿子周少和碰和 …… (62)
第 十 四 回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合上合合赌暗通谋 …… (67)
第 十 五 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李实夫开灯花雨楼 …… (72)
第 十 六 回	种果毒大户撮便宜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 (77)
第 十 七 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 (82)
第 十 八 回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补双台阜财能解愠 …… (87)
第 十 九 回	错会深心两情浃洽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 (92)
第 二 十 回	提心事对镜出谗言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 (97)
第 二 十 一 回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 (102)
第 二 十 二 回	借洋钱赎身初定义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 (107)

- 第二十三回 外甥女听来背后言 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 (112)
- 第二十四回 只怕招冤同行相护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 (117)
-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 (122)
-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 (127)
- 第二十七回 搅欢场醉汉吐空喉 证孽冤淫娼烧炙手 …… (132)
- 第二十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 (137)
- 第二十九回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 (142)
- 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棧用相帮 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 (147)
- 第三十一回 长辈埋冤亲情断绝 方家貽笑臭味差池 …… (152)
- 第三十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 (157)
-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 (162)
-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 (167)
- 第三十五回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 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 (172)
- 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 (177)
- 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 (182)
- 第三十八回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 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 (187)
- 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 羨馥喁渔艇斗湖塘 …… (192)
- 第四十回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 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 (197)
- 第四十一回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 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 (203)
- 第四十二回 拆鸾交李漱芳弃世 急鸽难陶云甫临丧 …… (209)
- 第四十三回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 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 (214)
- 第四十四回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 惩贪黠挟制价千金 …… (219)
- 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 旁观不忿雏妓争风 …… (224)
- 第四十六回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 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 (229)
- 第四十七回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 吴雪香祥占男子吉 …… (234)
- 第四十八回 误中误侯门深似海 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 (239)
- 第四十九回 明弃暗取攘窃蒙赃 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 (244)
- 第五十回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 恶打岔无端尝毒手 …… (249)

第五十一回	胸中块《稗史》寄牢骚	眼下钉小蛮争宠眷	(254)
第五十二回	小儿女独宿怯空房	贤主宾长谈邀共榻	(258)
第五十三回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	乍惊飞比翼雌雄鸟	(263)
第五十四回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	失足妇鞭捶整纲常	(268)
第五十五回	订婚约即席意徬徨	掩私情同房颜忸怩	(273)
第五十六回	私窝子潘三谋胫筐	破题儿姚二宿勾栏	(278)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骗过醋瓶头	狠巴巴问到沙锅底	(283)
第五十八回	李少爷全倾积世资	诸三姐善撒瞒天谎	(288)
第五十九回	攫文书借用连环计	挣名气央题和韵诗	(293)
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烟霞有癖	监守自盗云水无踪	(298)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杨聊试技	困聪明对菊苦吟诗	(303)
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床头惊好梦	做老婆壁后泄私谈	(309)
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缘凑合	移花接木妙计安排	(314)
第六十四回	吃闷气怒拚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窝心脚	(319)
跋	(325)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按：此一大说部书，系花也怜依所著，名曰《海上花列传》。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异。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方其目挑心许，百样绸缪，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经描摹出来，便觉令人欲呕，其有不爽然若失，废然自返者乎？花也怜依具善提心，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却绝无半个淫褻秽污字样，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此《海上花列传》之所以作也。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是何等样人？原来古槐安国之北，有黑甜乡，其主者曰趾离氏，尝仕为天禄大夫，晋封醴泉郡公，乃流寓于众香国之温柔乡，而自号花也怜依云。所以花也怜依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无啥。

这书即从花也怜依一梦而起。也不知花也怜依如何到了梦中，只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把握不定，好似云催雾赶的滚了去。举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淼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

看官，须知道“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叶，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锦褥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花也怜依只见花，不见水，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深若干寻，还当在平地上似的，踟躕留连，不忍舍去。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那蚱蜢、螭螂、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辱，狼籍蹂躏。惟夭如桃，秾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

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汨没于其间！

花也怜依见此光景，辄有所感，又不禁怆然悲之。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只反害了自己，更觉得心慌意乱，目眩神摇。又被罡风一吹，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登时闯空了一脚，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千丈，直坠至地。却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也怜依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记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大清早起，从家里出门，走了错路，混入花海里面，翻了一个筋斗，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回想适才多少情事，历历在目，自觉好笑道：“竟做了一场大梦。”叹息怪诧了一回。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竟醒了不曾？请各位猜一猜这哑谜儿如何？但在花也怜依自己以为是醒的了，想要回家里去，不知从那一头走，模模糊糊，趑下桥来。刚至桥堍，突然有一个后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酱宁绸马褂，从桥下直冲上来。花也怜依让避不及，对面一撞，那后生扑迭地跌了一交，跌得满身淋漓的泥浆水。那后生一骨碌爬起来，拉住花也怜依乱嚷乱骂。花也怜依向他分说，也不听见。当时有青布号衣中国巡捕过来查问。后生道：“我叫赵朴斋，要到咸瓜街浪去，陆里晓得个冒失鬼，奔得来跌我一交。耐看我马褂浪烂泥，要俚赔个碗！”花也怜依正要回言，只见巡捕道：“耐自家也勿小心碗，放俚去罢。”赵朴斋还咕哝了两句，没奈何放开手，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怜依扬长自去。看的人挤满了路口，有说的，有笑的。赵朴斋抖抖衣襟，发极道：“教我那价去见我娘舅嘎？”巡捕也笑起来，道：“耐去茶馆里拿手巾来揩揩哩。”一句提醒了赵朴斋，即在桥堍近水台茶馆占着个靠街的座儿，脱下马褂。等到堂倌舀面水来，朴斋绞把手巾，细细的擦那马褂，擦得没一些痕迹，方才穿上。呷一口茶，会帐起身，径至咸瓜街中市，寻见永昌参店招牌，踱进石库门，高声问：“洪善卿先生”。有小伙计答应，邀进客堂，问明姓字，忙去通报。

不多时，洪善卿匆匆出来。赵朴斋虽也久别，见他削骨脸，爆眼睛，却还认得。趋步上前，口称“娘舅”，行下礼去。洪善卿还礼不迭，请起上坐。随问：“令堂阿好？阿曾一淘来？寓来啲陆里？”朴斋道：“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棧。无姆勿曾来，说搭娘舅请安。”说着，小伙计送上烟茶二事。洪善卿问及来意。朴斋道：“也无啥事干，要想寻点生意来做做。”善卿道：“近来上海滩浪，倒也勿好做啥生意哩。”朴斋道：“为仔无姆说，人末一年大一年哉，来

噪屋里做啥哩？还是出来做做生意罢。”善卿道：“说也勿差。耐今年十几岁？”朴斋说：“十七。”善卿道：“耐还有个令妹，也好几年勿见哉，比耐小几岁？阿曾受茶？”朴斋道：“勿曾。今年也十五岁哉。”善卿道：“屋里还有啥人？”朴斋道：“不过三个人，用个娘姨。”善卿道：“人淘少，开消总也有限。”朴斋道：“比仔从前省得多哉。”

说话时，只听得天然几上自鸣钟连敲了十二下，善卿即留朴斋便饭，叫小伙计来说了。须臾，搬上四盘两碗，还有一壶酒，甥舅两人对坐同饮，絮语些近年景况，闲谈些乡下情形。善卿又道：“耐一千仔住来噪客栈里，无拨照应碗。”朴斋道：“有个米行里朋友，叫张小村，也到上海来寻生意，一淘住来噪。”善卿道：“故也罢哉。”吃过了饭，揩面漱口。善卿将水烟筒授与朴斋道：“耐坐一歇，等我干出点小事体，搭耐一淘北头去。”朴斋唯唯听命。善卿仍匆匆的进去了。

朴斋独自坐着，把水烟吸了个不耐烦。直敲过两点钟，方见善卿出来，又叫小伙计来叮嘱了几句，然后让朴斋前行，同至街上，向北一直过了陆家石桥，坐上两把东洋车，径拉至宝善街悦来客栈门口停下，善卿约数都给了钱。朴斋即请善卿进栈，到房间里。那同寓的张小村已吃过中饭，床上铺着大红绒毯，摆着亮汪汪的烟盘，正吸得烟腾腾的。见赵朴斋同人进房，便料定是他娘舅，忙丢下烟枪起身厮见。洪善卿道：“尊姓是张？”张小村道：“正是。老伯阿是善卿先生？”善卿道：“岂敢，岂敢。”小村道：“勿曾过来奉候，抱歉之至。”谦逊一回，对面坐定。赵朴斋取一支水烟筒送上善卿。善卿道：“舍甥初次到上海，全仗大力照应照应。”小村道：“小侄也勿懂啥事体，一淘上来末自然大家照应点。”又谈了些客套，善卿把水烟筒送过来，小村一手接着，一手让去床上吸鸦片烟。善卿说：“勿会吃。”仍各坐下。

朴斋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慢慢的说到堂子信人。朴斋正要开口问问，恰好小村送过水烟筒，朴斋趁势向小村耳边说了几句。小村先哈哈一笑，然后向善卿道：“朴兄说要到堂子里见识见识，阿好？”善卿道：“陆里去哩？”小村道：“还是棋盘街浪去走走罢。”善卿道：“我记得西棋盘街聚秀堂里有个信人，叫陆秀宝，倒无啥。”朴斋插嘴道：“就去哉碗。”小村只是笑，善卿也不觉笑了。朴斋催小村收拾起烟盘，又等他换了一副簇新行头，头戴瓜棱小帽，脚登京式镶鞋，身穿银灰杭线棉袍，外罩宝蓝宁绸马褂，再把脱下的衣裳，一件件都折叠起来，方才与善卿相让同行。朴斋正自性急，拽上房门，随手锁了，跟着善卿、小村出了客栈。转两个弯，已到西棋盘街，望见一盏八角玻璃

灯，从铁管撑起在大门首，小写“聚秀堂”三个朱字。善卿引小村、朴斋进去，外场认得善卿，忙喊：“杨家姆，庄大少爷朋友来。”只听得楼上答应一声，便登登登一路脚声到楼门口迎接。三人上楼，那娘姨杨家姆见了道：“噢，洪大少爷，房里请坐。”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姐，早打起帘子等候。不料房间里先有一人横躺在榻床上，搂着个信人，正戏笑哩。见洪善卿进房，方丢下信人，起身招呼，向张小村、赵朴斋也拱一拱手，随问尊姓。洪善卿代答了，又转身向张小村道：“第位是庄荔甫先生。”小村说声“久仰”。那信人掩在庄荔甫背后，等坐定了，才上前来敬瓜子。大姐也拿水烟筒来装水烟。庄荔甫向洪善卿道：“正要来寻耐，有多花物事，耐看看阿有啥人作成？”即去身边摸出个折子，授与善卿。善卿打开看时，上面开列的或是珍宝，或是古董，或是书画，或是衣服，底下角明价值号码。善卿皱眉道：“第号物事，消场倒难哩。听见说杭州黎篆鸿来里，阿要去问声俚看？”庄荔甫道：“黎篆鸿搭，我教陈小云拿仔去哉，勿曾有回信。”善卿道：“物事来咪陆里？”荔甫道：“就来咪宏寿书坊里楼浪，阿里去看看？”善卿道：“我是外行，看啥哩。”赵朴斋听这等说话，好不耐烦，自别转头，细细的打量那信人：一张雪白的圆面孔，五官端正，七窍玲珑，最可爱的是一点朱唇时时含笑，一双俏眼处处生情；见他家常只戴得一枝银丝蝴蝶，穿一件东方亮竹布衫，罩一件元色绉心缎镶马甲，下束膏荷绉心月白缎镶三道绣织花边的裤子。

朴斋看的出神，早被那信人觉着，笑了一笑，慢慢走到靠壁大洋镜前，左右端详，掠掠鬓脚。朴斋忘其所以，眼光也跟了过去。忽听洪善卿叫道：“秀林小姐，我替耐秀宝妹子做个媒人阿好？”朴斋方知那信人是陆秀林，不是陆秀宝。只见陆秀林回头答道：“照应倪妹子，阿有啥勿好。”即高声叫杨家姆。正值杨家姆来绞手巾，冲茶碗，陆秀林便叫他喊秀宝上来加茶碗。杨家姆问：“陆里一位嘎？”洪善卿伸手指着朴斋，说是“赵大少爷”。杨家姆睨了两眼道：“阿是第位赵大少爷，我去喊秀宝来。”接了手巾，忙登登登跑了去。

不多时，一路咕咕咯咯小脚声音，知道是陆秀宝来了。赵朴斋眼望着帘子，见陆秀宝一进房间，先取瓜子碟子，从庄大少爷、洪大少爷挨顺敬去。敬到张小村、赵朴斋两位，问了尊姓，却向朴斋微微一笑。朴斋看陆秀宝也是个小圆面孔，同陆秀林一模一样，但比秀林年纪轻些，身材短些，若不是同在一处，竟认不清楚。

陆秀宝放下碟子，挨着赵朴斋肩膀坐下。朴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左不是，右不是，坐又坐不定，走又走不开。幸亏杨家姆又跑来说：“赵大少爷，

房间里去。”陆秀宝道：“一淘请过去哉哋。”大家听说，都立起来相让。庄荔甫道：“我来引导。”正要先走，被陆秀林一把拉住袖口说道：“耐勤去哩，让俚朵去末哉。”洪善卿回头一笑，随同张小村、赵朴斋跟着杨家姆，走过陆秀宝房间里。就在陆秀林房间的间壁，一切铺设装潢不相上下，也有着衣镜，也有自鸣钟，也有泥金笺对，也有彩画绢灯。大家随意散坐，杨家姆又乱着加茶碗，又叫大姐装水烟。接着外场送进干湿来，陆秀宝一手托了，又敬一遍，仍去和赵朴斋并坐。

杨家姆站在一旁，问洪善卿道：“赵大少爷公馆来朵陆里嘎？”善卿道：“俚搭张大少爷一淘来朵悦来栈。”杨家姆转问张小村道：“张大少爷阿有相好嘎？”小村微笑摇头。杨家姆道：“张大少爷无拨相好末，也攀一个哉哋。”小村道：“阿是耐教我攀相好？我就攀仔耐末哉哋，阿好？”说得大家哄然一笑。杨家姆笑了，又道：“攀仔相好末，搭赵大少爷一淘走走，阿是闹热点？”小村冷笑不答，自去榻床躺下吸烟。杨家姆向赵朴斋道：“赵大少爷，耐来做个媒人罢。”朴斋正和陆秀宝鬼混，装做不听见。秀宝夺过手说道：“教耐做媒人，啥勿响嘎？”朴斋仍不语。秀宝催道：“耐说说哩。”朴斋没法，看看张小村面色要说，小村只管吸烟不理他。正在为难，恰好庄荔甫掀帘进房。赵朴斋借势起身让坐。杨家姆见没意思，方同大姐出去了。

庄荔甫对着洪善卿坐下，讲论些生意场中情事，张小村仍躺下吸烟。陆秀宝两只手按住赵朴斋的手，不许动，只和朴斋说闲话。一回说要看戏，一回说要吃酒，朴斋嘻着嘴笑。秀宝索性搁起脚来，滚在怀里。朴斋腾出一手，伸进秀宝袖子里去。秀宝掩紧胸脯，发急道：“勤哩！”张小村正吸完两口烟，笑道：“耐放来朵‘水饺子’勿吃，倒要吃‘馒头’。”朴斋不懂，问小村道：“耐说啥？”秀宝忙放下脚，拉朴斋道：“耐勤去听俚，俚来朵寻耐开心哉哩！”复瞷着张小村，把嘴披下来道：“耐相好末勿攀，说倒会说得野朵！”一句说得张小村没趣起来，讪讪的起身去看钟。洪善卿觉小村意思要走，也立起来道：“倪一淘吃夜饭去。”赵朴斋听说，慌忙摸块洋钱丢在干湿碟子里。陆秀宝见了道：“再坐歇哩。”一面喊秀林：“阿姐，要去哉。”陆秀林也跑过这边来，低声和庄荔甫说了些甚么，才同陆秀宝送至楼门口，都说：“晚歇一淘来。”四人答应下楼。

第一回终。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信人吃酒枉相识

按：四人离了聚秀堂，出西棋盘街北口，至斜角对过保合楼，进去拣了正厅后面小小一间亭子坐下。堂信送过烟茶，便请点菜。洪善卿开了个菜壳子，另外加一汤一碗。堂信铺上台单，摆了围签，集亮了自来火。看钟时已过六点，洪善卿叫烫酒来，让张小村首座，小村执意不肯，苦苦的推庄荔甫坐了。张小村次坐，赵朴斋第三，洪善卿主位。

堂信上了两道小碗，庄荔甫又与洪善卿谈起生意来，小村还餞说两句。赵朴斋本自不懂，也无心相去听他，只听得厅侧书房内，弹唱之声十分热闹，便坐不住，推做解手溜出来，向玻璃窗下去张看。只见一桌圆台，共是六客，许多信人团团围绕，夹着些娘姨、大姐，挤满了一屋子。其中向外坐着紫糖面色三绺乌须的一个胖子，叫了两个局。右首信人正唱那二黄《采桑》一套，被琵琶遮着脸，不知生的怎样。那左首的年纪大些，却是风流倜傥，见胖子豁拳输了，便要代酒。胖子不许代，一面拦住他手，一面伸下嘴去要呷。不料被右首信人停了琵琶，从袖子底下伸过手来，悄悄的取那一杯酒授与他娘姨吃了。胖子没看见，呷了个空，引得哄堂大笑。

赵朴斋看了满心羡慕，只可恨不知趣的堂信请去用菜，朴斋只得归席。席间六个小碗陆续上毕，庄荔甫还指手划脚谈个不了。堂信见不大吃酒，随去预备饭菜。洪善卿又每位各敬一杯，然后各拣干稀饭吃了，揩面散坐。堂信呈上菜帐，洪善卿略看一看，叫写永昌参店，堂信连声答应。

四人相让而行，刚至正厅上，正值书房内那胖子在厅外解手回来，已吃得满得通红。一见洪善卿，嚷道：“善翁也来里，巧极哉，里向坐。”不由分说，一把拉住，又拦着三人道：“一淘叙叙哉哧。”庄荔甫辞了先走。张小村向赵朴斋丢个眼色，两人遂也辞了，与洪善卿作别，走出保合楼。

赵朴斋在路上咕噜道：“耐为啥要走哩？镶边酒未落得扰扰俚哉哧。”被张小村咄了一口道：“俚噪叫来噪长三书寓，耐去叫么二，阿要坍台！”朴斋方知道有这个缘故，便想了想道：“庄荔甫只怕来噪陆秀林搭，倪也到秀宝搭去打茶会，阿好？小村又哼了一声，道：“俚勿搭耐一淘去，耐去寻俚做啥？阿要去讨惹厌！”朴斋道：“价未到陆里去哧？”小村只是冷笑，慢慢说道：

“也怪勿得耐，头一埭到上海，陆里晓得白相个多花经络。我看起来，勳说啥长三书寓，就是么二浪耐也勳去个好。俚哋才看惯仔大场面哉，耐拿三四十洋钱去用拨俚，也勿来俚眼睛里。况且陆秀宝是清信人，耐阿有几百洋钱来搭俚开宝？就省点也要一百开外哋，耐也犯勿着哋。耐要白相末，还是到老老实实场花去，倒无啥。”朴斋道：“陆里搭嘎？”小村道：“耐要去，我同耐去末哉。比仔长三书寓，不过场花小点，人是也差勿多。”朴斋道：“价末去哩。”小村立住脚一看，恰走到景星银楼门前，便说：“耐要去末打几首走。”当下领朴斋转身，重又向南，过打狗桥，至法租界新街尽头一家，门首挂一盏熏黑的玻璃灯，跨进门口，便是楼梯。朴斋跟小村上去看时，只有半间楼房，狭窄得很，左首横安着一张广漆大床，右首把搁板拼做一张烟榻，却是向外对楼梯摆的，靠窗杉木妆台，两边“川”字高椅，便是这些东西，倒铺得花团锦簇。

朴斋见房里没人，便低声问小村道：“第搭阿是么二嘎？”小村笑道：“勿是么二，叫阿二。”朴斋道：“阿二末比仔么二阿省点？”小村笑而不答。忽听得楼梯下高声喊道：“二小姐，来哩。”喊了两遍，方有人远远答应，一路戏笑而来。朴斋还只管问，小村忙告诉他说：“是花烟间。”朴斋道：“价末为啥说是阿二呢？”小村道：“俚名字叫王阿二。耐坐来里，勳多说多话。”话声未绝，那王阿二已上楼来了，朴斋遂不言语。王阿二一见小村，便擗上去嚷道：“耐好啊，骗我阿是？耐说转去两三个月哋，直到仔做歇坎坎来！阿是两三个月嘎，只怕有两三年哉。我教娘姨到栈房里看仔耐几埭，说是勿曾来，我还信勿过。间壁郭孝婆也来看耐，倒说道勿来个哉。耐只嘴阿是放屁，说来哋闲话阿有一句做到。把我倒记好来里，耐再勿来末，索性搭耐上一上，试试看末哉！”小村忙陪笑央告道：“耐勳动气，我搭耐说。”便凑着王阿二耳朵边轻轻的说话。说不到三四句，王阿二忽跳起来，沉下脸道：“耐倒乖杀哋！耐想拿件湿布衫拨来别人着仔，耐末脱体哉，阿是？”小村发急道：“勿是呀，耐也等我说完仔了哩。”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怀里去听，也不知咕咕唧唧说些甚么。只见小村说着又努嘴，王阿二即回头把赵朴斋瞟了一眼，接着小村又说了几句。王阿二道：“耐末那价呢？”小村道：“我是原照旧哩。”王阿二方才罢了，立起身来剔亮了灯台，问朴斋尊姓，又自头至足细细打量。朴斋别转脸去装做看单条。只见一个半老娘姨，一手提水铰子，一手托两盒烟膏，蹭上楼来，见了小村，也说道：“阿唷，张先生哋。倪只道仔耐勿来个哉，还算耐有良心哋。”王阿二道：“呸，人要有仔良心是狗也勿吃仔屎哉！”小村笑道：

“我来仔倒说我无良心，从明朝起勿来哉。”王阿二也笑道：“耐阿敢嘎！”说时，那半老娘姨已把烟盒放在烟盘里，点了烟灯，冲了茶碗，仍提铤子下楼自去。王阿二靠在小村身旁，烧起烟来；见朴斋独自坐着，便说：“榻床浪来弹弹哩。”朴斋巴不得一声，随向烟榻下手躺下，看着王阿二烧好一口烟，装在枪上授与小村，“飕飕飕的直吸到底。又烧了一口，小村也吸了。至第三口，小村说：“勔吃哉。”王阿二调过枪来授与朴斋。朴斋吸不惯，不到半口，斗门噎住。王阿二接过枪去打了一签，再吸再噎。王阿二嗤的一笑，朴斋正自动火，被他一笑，心里越发痒痒的。王阿二将签子打通烟眼，替他把火，朴斋趁势捏他手腕。王阿二夺过手，把朴斋腿膀尽力摔了一把，摔得朴斋又酸，又痛，又爽快。朴斋吸完烟，却偷眼去看小村，见小村闭着眼，朦朦胧胧，似睡非睡光景。朴斋低声叫：“小村哥。”连叫两声，小村只摇手不答应。王阿二道：“烟迷呀，随俚去罢。”朴斋便不叫了。

王阿二索性挨过朴斋这边，拿签子来烧烟。朴斋心里热的像炽炭一般，却关碍着小村，不敢动手，只目不转睛的呆看。见他雪白的面孔，漆黑的眉毛，亮晶晶的眼睛，血滴滴的嘴唇，越看越爱，越爱越看。王阿二见他如此，笑问：“看啥？”朴斋要说又说不出，也嘻着嘴笑了。王阿二知道是个没有开荤的小伙子，但看那一种腴腆神情，倒也惹气，装上烟，把枪头塞到朴斋嘴边，说道：“哪，请耐吃仔罢。”自己起身，向桌上取碗茶呷了一口，回身见朴斋不吃烟，便问：“阿要用口茶？”把半碗茶授与朴斋。慌的朴斋一骨碌爬起来，双手来接，与王阿二对面一碰，淋淋漓漓泼了一身的茶，几乎砸破茶碗，引得王阿二放声大笑起来。这一笑连小村都笑醒了，揉揉眼问：“耐哢笑啥？”王阿二见小村呆呆的出神，更加弯腰拍手，笑个不了。朴斋也跟着笑了一阵。

小村抬身起坐，又打个呵欠，向朴斋说：“倪去罢。”朴斋知道他为这烟不过瘾，要紧回去，只得说“好”。王阿二和小村两个又轻轻说了好些话。小村说毕，一径下楼。朴斋随后要走，王阿二一把拉住朴斋袖子，悄说：“明朝耐一千仔来。”朴斋点点头，忙跟上小村，一同回至悦来栈，开门点灯。小村还要吃烟过瘾，朴斋先自睡下，在被窝里打算。想小村闲话倒也不错，况且王阿二有情于我，想也是缘分了。只是丢不下陆秀宝，想秀宝毕竟比王阿二禀致些，若要兼顾，又恐费用不敷。这个想想，那个想想，想得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一时，小村吸足了烟，出灰洗手，收拾要睡。朴斋重又披衣坐起，取水烟筒吸了几口水烟，再睡下去，却不知不觉睡着了。睡到早晨六点钟，朴斋

已自起身，叫栈使舀水洗脸，想到街上去吃点心，也好趁此白相相。看小村时，正昏昏的好困辰光。因把房门掩上，独自走出宝善街，在石路口长源馆里吃了一碗廿八个钱的闷肉大面。由石路转到四马路，东张西望，大踱而行。正碰着拉垃圾的车子下来，几个工人把长柄铁铲铲了垃圾抛上车去，落下来四面飞洒，溅得远远的。朴斋怕沾染衣裳，待欲回栈，却见前面即是尚仁里，闻得这尚仁里都是长三书寓，便进去逛逛。只见弄内家家门首贴着红笺条子，上写馆人姓名。中有一家，石刻门坊，挂的牌子是黑漆金书，写着“卫霞仙书寓”五字。

朴斋站在门前，向内观望，只见娘姨蓬着头，正在天井里浆洗衣裳，外场跷着腿，正在客堂里揩拭玻璃各式洋灯。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姐，嘴里不知咕噜些甚么，从里面直跑出大门来，一头撞到朴斋怀里。朴斋正待发作，只听那大姐张口骂道：“撞煞耐喙娘起来，眼睛阿生来喙！”朴斋一听这娇滴滴声音，早把一腔怒气消化净尽，再看他模样俊秀，身材伶俐，倒嘻嘻的笑了。那大姐撇了朴斋，一转身又跑了去。忽又见一个老婆子，也从里面跑到门前，高声叫“阿巧”，又招手儿说：“勤去哉。”那大姐听了，便撅着嘴，一路咕噜着慢慢的回来。

那老婆子正要进去，见朴斋有些诧异，即立住脚，估量是什么人。朴斋不好意思，方讪讪的走开，仍向北出弄，先前垃圾车子早已过去，遂去华众会楼上泡了一碗茶，一直吃到七八开，将近十二点钟时分，始回栈房。

那时小村也起身了。栈使搬上中饭，大家吃过洗脸，朴斋便要去聚秀堂打茶会。小村笑道：“第歇辰光，馆人才困来喙床浪，去做啥？”朴斋无可如何。小村打开烟盘，躺下吸烟。朴斋也躺在自己床上，眼看着帐顶，心里辘辘的转念头，把右手抵住门牙去咬那指甲。一会儿又起来向房里转圈儿，踱来踱去，不知踱了几百圈。见小村刚吸得一口烟，不好便催，哎的一声叹口气，重复躺下。小村暗暗好笑，也不理他。等得小村过了瘾，朴斋已连催四五遍。小村勉强和朴斋同去，一径至聚秀堂。只见两个外场同娘姨在客堂里一桌碰和，一个忙丢下牌去楼梯边喊一声“客人上来”。朴斋三脚两步，早自上楼，小村跟着到了房里。只见陆秀宝坐在靠窗桌子前，摆着紫擅洋镜台，正梳头哩。杨家姆在背后用篦篦着，一边大姐理那脱下的头发。小村、朴斋就桌子两旁高椅上坐下，秀宝笑问：“阿曾用饭嘎？”小村道：“吃过仔歇哉。”秀宝道：“啥能早嘎？”杨家姆接口道：“俚喙栈房里才实概个，到仔十二点钟末就要开饭哉。勿像倪堂子里，无拨啥数目，晚得来！”

说时，大姐已点了烟灯，又把水烟筒给朴斋装水烟。秀宝即请小村榻上用烟，小村便去躺下吸起来。外场提水铍子来冲茶，杨家姆绞了手巾。朴斋看秀宝梳好头，脱下蓝洋布衫，穿上件元绉马甲，走过壁间大洋镜前，自己端详一回。忽听得间壁喊杨家姆，是陆秀林声音。杨家姆答应着，忙收拾起镜台，过那边秀林房里去了。

小村问秀宝道：“庄大少爷阿来里？”秀宝点点头。朴斋听说，便要过去招呼，小村连声喊住。秀宝也拉着朴斋袖子说：“坐来浪。”朴斋被他一拉，趁势在大床前藤椅上坐了。秀宝就坐在他膝盖上，与他唧唧说话，朴斋茫然不懂。秀宝重说一遍，朴斋终听不清说的是甚么。秀宝没法，咬牙恨道：“耐个人啊！”说着，想了一想，又拉起朴斋来说：“耐过来，我搭耐说哩。”两个去横躺在大床上，背着小村，方渐渐说明白了。一会儿，秀宝忽格格笑说：“阿唷，勳哩！”一会儿又极声喊道：“哎哟，杨家姆快点来哩！”接着“哎哟哟”喊个不住。杨家姆从间壁房里跑过来，着实说道：“赵大少爷勳吵哩！”朴斋只得放手。秀宝起身，掠掠鬓脚，杨家姆向枕边拾起一支银丝蝴蝶替他戴上，又道：“赵大少爷阿要会吵，倪秀宝小姐是清倌人哩。”朴斋只是笑，却向烟榻下手与小村对面歪着，轻轻说道：“秀宝搭我说，要吃台酒。”小村道：“耐阿吃嘎？”朴斋道：“我答应俚哉。”小村冷笑两声，停了半晌，始说道：“秀宝是清倌人哩，耐阿晓得？”秀宝插嘴道：“清倌人末，阿是无拨客人来吃酒个哉？”小村冷笑道：“清倌人只许吃酒勿许吵，倒凶得野咪！”秀宝道：“张大少爷，倪娘娘咪说差句把闲话，阿有啥要紧嘎？耐是赵大少爷朋友末，倪也望耐照应照应，阿有啥撻掇赵大少爷来扳倪个差头？耐做大少爷也犯勿着碗。”杨家姆也说道：“我说赵大少爷勳吵，也勿曾说差啥闲话碗。倪要是说差仔，得罪仔赵大少爷，赵大少爷自家也蛮会说咪，阿要啥撻掇嘎？”秀宝道：“幸亏倪赵大少爷是明白人，要听仔朋友咪闲话，也好煞哉。”一语未了，忽听得楼下喊道：“杨家姆，洪大少爷上来。”秀宝方住了嘴。杨家姆忙迎出去，朴斋也起身等候。不料随后一路脚声，却至间壁候庄荔甫去了。

第二回终。

第三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

按：不多时，洪善卿与庄荔甫都过这边陆秀宝房里来，张小村、赵朴斋忙招呼让坐。朴斋暗暗教小村替他说请吃酒，小村微微冷笑，尚未说出。陆秀宝看出朴斋意思，佻说道：“吃酒末阿有啥勿好意思说嘎？赵大少爷请耐啲两位用酒，说一声末是哉。”朴斋只得跟着也说了。庄荔甫笑说：“应得奉陪。”洪善卿沉吟道：“阿就是四家头？”朴斋道：“四家头忒少。”随问张小村道：“耐晓得吴松桥来啲陆里？”小村道：“俚来啲义大洋行里，耐陆里请得着嘎。要我搭耐自家去寻啲。”朴斋道：“价末费神耐替我跑一埭，阿好？”

小村答应了，朴斋又央洪善卿代请两位。庄荔甫道：“去请仔陈小云罢。”洪善卿道：“晚歇我随便碰着啥人，就搭俚一淘来末哉。”说了，便站起来道：“价末晚歇六点钟再来，我要去干出点小事体。”朴斋重又恳托。陆秀宝送洪善卿走出房间，庄荔甫随后追上，叫住善卿道：“耐碰着仔陈小云，搭我问声看，黎篆鸿搭物事阿曾拿得去。”

洪善卿答应下楼，一直出了西棋盘街，恰有一把东洋车拉过。善卿坐上，拉至四马路西荟芳里停下，随意给了些钱，便向弄口沈小红书寓进去，在天井里喊“阿珠”。一个娘姨从楼窗口探出头来，见了道：“洪老爷，上来哩。”善卿问：“王老爷阿来里？”阿珠道：“勿曾来，有三四日勿来哉。阿晓得来啲陆里？”善卿道：“我也好几日勿曾碰着。先生呢？”阿珠道：“先生坐马车去哉，楼浪来坐歇哩。”善卿已自转身出门，随口答道：“勤哉。”阿珠又叫道：“碰着王老爷末，同俚一淘来。”

善卿一面应一面走，由同安里穿出三马路，至公阳里周双珠家，直走过客堂，只有一个相帮的喊声“洪老爷来”，楼上也不见答应。善卿上去，静悄悄的，自己掀帘进房看时，竟没有一个人。善卿向榻床坐下，随后周双珠从对过房里款步而来，手里还拿着一根水烟筒，见了善卿，微笑问道：“耐昨日夜头保合楼出来，到仔陆里去？”善卿道：“我就转去哉哩。”双珠道：“我只道耐同朋友打茶会去，教娘姨俚等仔一歇啲，耐末倒转去哉。”善卿笑说：“对勿住。”双珠也笑着，坐在榻床前杌子上，装好一口水烟，给善卿吸。善卿伸手要接，双珠道：“勤哩，我装耐吃。”把水烟筒嘴凑到嘴边，善卿一口气吸

了。忽然大门口一阵嚷骂之声，蜂拥至客堂里，劈劈拍拍打起架来。善卿失惊道：“做啥？”双珠道：“呸是阿金噪哉哩，成日成夜吵勿清爽，阿德保也勿好。”善卿便去楼窗口望下张看。只见娘姨阿金揪着他家主公阿德保辫子要拉，却拉不动，被阿德保按住阿金髻髻，只一揪，直揪下去。阿金伏倒在地，挣不起来，还气呼呼的嚷道：“耐打我啊！”阿德保也不则声，屈一只腿压在他背上，提起拳来，擂鼓似的从肩膀直敲到屁股，敲得阿金杀猪也似叫起来。双珠听不过，向窗口喊道：“耐噪算啥嘎，阿要面孔！”楼下众人也齐声喊住，阿德保方才放手。双珠挽着善卿臂膊扳转身来，笑道：“勳去看俚噪哩。”将水烟筒授与善卿自吸。

须臾，阿金上楼，撅着嘴，哭得满面泪痕。双珠道：“成日成夜吵勿清爽，也勿管啥客人来噪勿来噪。”阿金道：“俚拿我皮袄去当脱仔了，还要打我。”说着又哭了。双珠道：“阿有啥说嘎，耐自家见乖点，也吃勿着眼前亏哉呢。”阿金没得说，取茶碗，撮茶叶，自去客堂里坐着哭。接着阿德保提水铍子进房，双珠道：“耐为啥打俚嘎？”阿德保笑道：“三先生阿有啥勿晓得。”双珠道：“俚说耐当脱仔俚皮袄，阿有价事嘎？”阿德保冷笑两声道：“三先生耐问声俚看，前日仔收得来会钱，到仔陆里去哉哩？我说送阿大去学生意，也要五六块洋钱噪，教俚拿会钱来，俚拿勿出哉呀，难末拿仔件皮袄去当四块半洋钱。想想阿要气煞人！”双珠道：“会钱末也是俚赚得来洋钱去合个会，而倒勿许俚用。”阿德保笑道：“三先生也蛮明白噪。俚真真用脱仔倒罢哉，耐看俚阿有啥用场嘎？杳来噪黄浦里末也听见仔点响声，俚是一点点响声也无拨呢。”双珠微笑不语。阿德保冲了茶，又随手绞了把手巾，然后下去。善卿挨近双珠，悄问道：“阿金有几花姘头嘎？”双珠忙摇手道：“耐勳去多说多话。耐末算说白相，拨来阿德保听见仔要吵煞哉！”善卿道：“耐还搭俚瞒啥？我也晓得点来里。”双珠大声道：“瞎说哉哩！坐下来，我搭耐说句闲话。”

善卿仍退下归坐。双珠道：“倪无姆阿曾搭耐说起歇啥？”善卿低头一想道：“阿是要买个讨人？”双珠点头道：“说好哉呀，五百块洋钱噪。”善卿道：“人阿缥缈嘎？”双珠道：“就要来快哉。我是勿曾看见，想来比双宝缥缈点噪。”善卿道：“房间铺来噪陆里呢？”双珠道：“就是对过房间。双宝末搬仔下头去。”善卿叹道：“双宝心里是也巴勿得要，就吃亏仔老实点，做勿来生意。”双珠道：“倪无姆为仔双宝，也豁脱仔几花洋钱哉。”善卿道：“耐原照应点俚，劝耐无姆看过点，赛过做好事。”

正说时，只听得一路大脚声音，直跑到客堂里，连说：“来哉，来哉！”善